

續

繪

扉

奏

草

乞休第十一疏

奏爲匡濟無能力窮身病懇求

天恩卽賜罷斥事今閣中諸臣惟臣年最老身亦

最病筋力衰憊步履不前自長安門至閣不  
里許常數歇而後至位本章稍多議擬煩煩  
輒眩暈昏迷不能執筆日前將已有

旨錯寫作已有知蒙

聖恩矜宥又吏部所覆順天巡撫叅縣官徑去疏

內云照題明事例臣將題明看作趙明以爲

人之名姓擬入票中非賴同官看出改正其  
貽笑于天下不知何如種種差訛率皆如此  
因嘆此官非但庸劣人不能做卽非精力強  
壯人亦必不能做臣之老耄委難勝任又加  
以不寐之病久而不愈痰火日盛痔瘍復發  
脾泄腹鳴元氣耗盡一日之間常眩暈數次  
頃者請假調理痊可無期此卽在太平無事  
時尚不能支况今方內紛紜盜賊四起請兵  
請餉章奏沓來每當發擬茫然無措欲問之  
計部則計部已窮欲請之

內帑則內帑有限欲懇之

皇上改折十庫錢糧及節省內供諸費則

皇上又以舊例難更未肯遽割直束手以待其斃  
耳夫滇黔之土司齊魯之妖賊山海之修邊  
撫虜皆安危存亡所係而總在于錢糧之有  
無臣于此事既莫展一籌若復安坐優游養  
成禍亂非但天下萬世罪責莫逃卽反之此  
心豈能一刻安耶加以朝端難處事體層見  
疊來一事未了又復一事調停力竭衆志難  
平爲此愈愁愈病愈病愈愁至于今日則七

尺之軀且不能保尚敢問天下事哉

皇上聖明天縱近益明習政務本章

傳諭多臣智慮之所不及諸所發摘指示又多臣

耳目之所未到臣偶伸愚見中使常責臣不

遵

肯不擔當不爲

皇上出力臣老病昏愚不稱任使其爲當去萬萬

無疑矣然非病極無聊亦安敢控辭迫切如

是伏望

聖慈臣憐臣亟行罷斥令南歸路絕臣亦不放

望生還故鄉但得釋此重負爲畿輔編氓  
此惡名于青史於願足矣臣不勝日死哀鳴  
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公忠端亮輔朕新政裨益良多時事紛  
方賴元老主持歸于畫一豈得堅意引疾言去  
顧念

皇祖春倚之篤亦何能忽然得與方行卿爲首臣  
還宜遵屢旨卽出率先百僚以光典禮慎毋再  
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七日

冊揭

該<sub>臣</sub>奉

命<sub>臣</sub>

冊以足痛具辭未蒙

聖允<sub>臣</sub>惟如此

慶典苟少可奔馳孰不樂趨第別事猶可勉强而  
步履艱難必不可強以蹙蹙之病<sub>臣</sub>而當

封冊之大禮其不光甚矣况同官諸臣濟濟足供  
任使又不必以此而困<sub>臣</sub>者伏望

聖恩<sub>臣</sub>即行

奏<sub>臣</sub>

卷六

四

改遣以便遵行奉

聖旨覽卿奏改遣次輔煖捧冊

天啓二年七月十八日



乞休第十二疏

奉為苦懇

天恩哀憐允故事受事已十日當時勢之艱難毫無備預初猶勉力奔走今奔走亦不能矣初猶時病時愈今無日而不病矣

神祖大祥

慧妃封冊此皆典禮所關而臣偃卧病榻不獲  
隨廷臣後一展趨踰之敬苟非困苦無聊何  
敢如此日者同官臣沈淮禮臣孫慎行樞臣  
張鶴鳴黃克績相繼得請皆蒙我

皇上念其懇辭不強以所不堪臣奉職無狀雖不敢望如諸臣然而支離衰憊之狀願祈陳訴之情較之諸臣更加數倍

皇上既體恤諸臣矣獨不爲臣一勗念乎使臣在此而少能自效卽老死長安亦何不可乃才盡力竭無可奈何而諸曹事務臣亦毫不與聞只計臣以錢糧匱乏時來告訴臣又莫能爲畫竊觀諸臣之意似安排一誤

若觀國之罪以歸于臣亦安能晏然而受之頃臣鄉按臣鄭宗周疏請另擇任勞任怨公忠

體國之相以濟時艱其言甚切不可不聽然  
今閣中人多必臣先避賢路乃可別推此亦  
目前收時一急務也伏望

皇上亟賜允行至臣病苦真情前疏已具

皇上吉祥善事駢至宵臻臣不敢以不祥之語屢  
瀆

天聽尤望

聖慈矜憐卽行罷斥母使其躑躅哀鳴頽胎無已  
如遲延不決則臣爲困窮無告之人常抑鬱  
以死亦終不能事

皇上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時事艱難卿識方謀猷匡濟允賴所望靖共  
一念表率百僚共勵匪躬之節豈効諸臣愬然  
求去閣務繁重軍國大計卿宜卽出主持副朕  
眷倚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謝 宣諭疏

奏爲欽奉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李永貞捧出

聖諭諭元輔卿先朝首臣輔朕直亮忠誠爲國朝  
野悉知前已有旨望卿速出却復行陳請久偃  
私寓豈成政體今邊疆未靖邪教肆虐且多事  
之秋正賴卿持平決策贊襄國事况講筵在卽  
還遵屢旨翌日入閣供事以副朕佇望之意不  
得再有託陳特諭欽此

臣恭設香案扶掖叩頭

謝

恩訖竊念

臣

庸劣無能先後備員綸扉已經十載

雖犬馬之力不敢不竭曾無分毫之效乃蒙

皇上念及

先朝首臣嘉其忠誠爲國而責以多事之秋望其

卽出

臣

心非木石能不感奮惟是老病困苦

之真情窮蹙不堪之罪狀已涕泣而告文書

官凡聞

臣

之言者無不動念假使得達

天聽亦必哀憐而釋

臣

矣今邊疆雖未靖而內有

樞臣外有經督撫鎮諸臣若肯合心併力着

實做事何待于臣如其不然而彼此觀望遷延度日卽百臣亦無所用徒多臣在此反使  
得藉口卸罪而懈其任事之心也至于邪教肆虐則山東撫臣已力任之各處撫臣亦協  
助之想且夕間必有奏報臣連日未敢陳乞  
者亦欲待此消息而後行耳今綸扉尺地尚  
有五臣足爲

皇上辦事而御史臣鄭宗周又請另擇任勞任怨  
公忠體國之相臣商之同官皆以爲宜如此  
則何患于無人而何必苦留此老病無用之

臣為哉伏望

皇上卽勅下吏部如宗周之請亟行推舉

曲沛恩愆恕臣之罪而放之歸臣感戴

聖恩世世啣結于無窮矣所奉

聖諭臣謹珍藏為傳家之寶其未盡之衷容臣嗣

陳臣不勝悚息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體朕眷倚至意卽

出輔理勿復躊躇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初六日



乞休第十三疏

奏爲微誠未能動

天再懇

聖慈曲垂憫念事下 臥病三旬屢乞骸骨情真詞

苦竊意必蒙

皇上之憐放乃屢

旨慰留加以

宣諭臣每一捧誦輒感極而繼以泣使有分毫之力可以自效敢不黽勉少留以報

聖恩顧老病日增精神耗盡無夜得安眠無日不

眩暈雖言談狀貌尚稍似人形而氣脉神明已槁無生意加以痔瘍瀉血常至傾盆餅又足腫痛徹夜號呼卽日間扶掖強起不踰片時又復傾側似此殘軀豈復能每日奔走數里供票擬之役哉此猶自臣一身之狼狽言耳若論人臣去就大義只有兩端當可爲之地操得爲之權則不當去雖不可爲不得爲而人猶不責其必爲則猶可浮沈而不去今臣居此地自票擬而外有一事之可爲耶而今日人情自票擬而外有一事之不罪責于臣

耶當

神祖時曾有疏云論利害則共止閣臣于事中  
惟恐有一毫之惟設論事權則共推閣臣于  
事外惟恐有一毫之干涉彼時閣臣體面尚  
有可觀而臣言已如此矣况在今日事體又  
大不同而臣之衰病昏迷又十倍于往日即  
使可爲得爲亦萬萬不能爲哉在廷諸臣亦  
有欲留臣豈不知其不能不過欲糜之以當  
罪耳臣非貪位固寵之鄙夫無功名富貴之  
俗腸何爲坐俟禍敗遺詔千秋誰非臣子而

獨蒙此辜也雖臣之迫切求去原因老病意  
不在此但事勢之必不可不去此亦一端故  
敢冒昧而直陳之萬望

聖慈大發惻隱之心使奪臣官俾得爲編氓以沒  
世臣死且不朽夫避難惡名也違

君大罪也而臣甘蹈之則其情之萬不得已亦可  
亮已臣不勝悚息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以元臣懷計安社稷之心自不追爲瞻顧  
身名之想且密勿贊襄功在迹外從來國家多  
事人情貴整倍敬何必在念宜一意佐理匡濟

時艱講筵在卽知卿所患已愈何得不亟出一見以慰朕懷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初九日

又謝 宣諭頂

奏爲三蒙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鴻臚寺堂上官捧出吏科給事中甄淑  
一本奉

聖旨朕以軍國大計倚重老成已屢有諭旨元輔  
忠誠體國自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  
意敦勉卽出慎毋再延該部知道欽此 謹設  
香案扶掖叩頭謝

恩訖竊念 臣卧病月餘疊承

綸諭揆之臣義委爲不安但臣之真病真不能供

職非獨

皇上不及知卽甄淑亦不知也甄淑非但不知臣

之病且不知臣之無能其所稱引四方之多

事而云誰秉國成恐于坐視夫臣正惟不忍

于坐視而其力又無如之何故惓惓懇懇必

欲求去以免誤國之罪耳甄試思自臣受事

以來曾有一籌半策足濟時艱乎滇黔晉魯

之變非臣執政日之所致乎至于各部尚書

之推用自吏部事與臣何干而亦以責臣也

嘉靖 臣事

七十八年今何以遽去不知當

湘時 臣年方五十餘精力尚強今去之十五六年矣人生幾何多一年則增一年衰老况又加之以病乎彼時閣中又只有 臣一人勢不得去後添方從哲

三祖隨卽放 臣今閣中有五六人矣何必苦留 臣

也 臣在病榻中展轉思惟今軍國所急只兵食兩端兵事則臣承宗任之無待于 臣若糧



餉雖有尚書臣汪應蛟料理而中外饋竭無  
可措處各鎮之訴窮告急章疏疊來至不悉  
讀臣亦無能爲計由此言之臣雖勉留何益  
于事惟是君命如此不敢久違容再調理一  
二日卽勉強入直揆延數時如筋力不支再  
行陳請終望

聖慈之憐憫耳其糧餉緊急乞

私戶部會集廷臣講求長策仍望

聖明留神省覽俯賜施行有食則有兵而天下之  
亂不難平矣臣職在票擬其伎倆亦止于此

如魏淑之所以責臣臣終不能任也臣不  
感戴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明日經筵卿卽入侍  
朕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十二日

請帑金帛

今各處盜賊蜂起警報日至皆以請兵請餉  
爲辭該部苦于匱乏束手無措而西虜撫賞  
之費部中又無此舊額次難答應故至承宗  
不得已以發帑爲請業已擬上恭聽

聖裁矣此外最急者如毛文龍招募遼兵須餉銀  
三十萬滇南被圍已經半載曾蒙

俞旨給前發帑銀十萬兩而前銀已盡該部屢行  
疏請尚未

允給保定巡撫以畿輔重地武備空虛加以浮濫

爲災妖賊作亂亦請帑金三十萬爲募兵之  
用此三項似皆目前至緊至急之事勢不容  
緩然亦不能如數盡給臣等於各疏各擬十  
萬兩少應其請極知帑金有限給發已多不  
宜屢瀆但此皆安危利害之所關難以坐視  
臣等不得不爲一言非敢輕視

內帑而爲此無厭之求也伏望

聖明裁察施行

天啓二年八月十二日

爲雲南再請帑金摺

等昨擬

發帑金十萬以給滇餉復蒙

發下再擬蓋

聖意以前此已

發有帑金卽於其中取用不知前此所發皆係川  
貴之餉解發已盡而雲南一省未沾分毫今  
戶部無從設處故奉

旨已兩月餘竟成沈閣若不蒙

恩沛發則終孤雲南之望矣况今遼民窮困思亂

前發賑濟銀復那作屯田之用今戶部所請  
十萬雖充雲南兵餉而實留此賑濟遼民卽  
將兩廣遼餉抵解雲南是亦兩利之道也不  
然則雲南之待餉與遼民之待賑兩無所處  
而臣等亦莫知所爲計矣不得已謹將原票  
再加以改正恭請

聖裁冒瀆之罪併望

聖慈原宥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八月十三日

爲戶部請帑金楬

蒙

發下戶部借帑木

上傳不允又於工部木傳令戶兵二部借還銀十

萬兩又於御史馬鳴起本傳問遼餉五十八

萬今作何川令臣等擬上臣等竊惟

內帑借發已多今之存積想亦無幾乃頻頻請

發請借非但

皇上以爲不可即臣等亦厭之非但臣等厭之即

該部亦自有難於言者但今略省錢糧徵解

不前而川貴雲南湖廣四省各以兵興支用  
山東積欠至百餘萬該省撫按因妖賊作亂  
尚以兵餉苦責戶部卽戶部日日督催終無  
分文之入其各處加派新餉又多議蠲議減  
茫無着落

皇上但知邊餉之有定額而不知今錢糧其縮  
於額內與浮于額外者更不可以數計也卽  
諸臣之議增兵議添餉議免加派者亦皆據  
其一隅之見而不知錢糧之難處一至此也

臣向高在



自皇祖時見各邊請餉急如星火戶部官困苦不支  
借兵工二部庫銀借太僕寺馬價動至數十  
萬彼時九塞晏如四封無警而廣乏之狀已  
如此矣况今日哉今奴酋猖狂諸虜俱動吉  
能已犯延綏卜失兔又至塞下各鎮請餉請  
市賞之費其言皆至苦至急不能一刻緩而  
戶部帑如懸罄無以應之安危治亂之機判  
于呼吸非細故也

聖意不允臣等何敢強瀆但事體重大不敢不陳  
仍擬兩票恭請

聖裁如蒙

皇上慨發當勒令解到卽行補還一轉移間而可  
以解燃眉之急

社稷封疆咸有利賴矣其邊餉五十八萬料必通  
融以克山海諸處兵餉兼有此項餘剩存留  
不發御史之言殆亦未察其情實也至于料  
臣方有度等請補閣臣亦見時事之艱難須  
廣求才賢以資匡濟臣向高已兩次上

請有度亦緣臣等之意而言之耳若疑其有所囑  
托則臣等敢保其必無也統望

聖慈昭察

天啓二年九月初一日

請停刑摺

今歲奉

旨審錄此

國家定法自當舉行然稽之前事

朝廷每有大禮慶典輒

特旨停免蓋以廣好生之德昭法外之恩且以見  
吉祥善事宜合天下之懽心而雖法所不原  
之人亦得以沾被

帝澤頌祝于徃行中也今

宮庭之內將有大慶四海臣民一聞

傳諭無不舉手加額曰吾

君益斯麟趾之祥開于今日于萬斯年永錫祚胤  
宗社之休莫大乎是非尋常慶典所得而擬也兼  
之

信王受

冊亦在旦夕

皇上因心友于之愛何如忻懌故在廷諸臣莫不  
望有停刑之

旨而責臣等當爲上請臣等職在輔導仰體

皇上慈祥惻世之心同符堯舜故敢冒昧一言或

恐

皇上疑臣等爲違東失事數臣求寬則臣等竊謂

皇上如天然天不以雷霆之當用而輟其雨露之

施

皇上亦不以數臣之當罪而斬其喜慶之澤卽欲  
以數臣明法則數臣之累囚拘繫待命固固  
于刑章已正而人心亦已惕然而知警矣况  
王化貞有恩于西虜同官臣承宗至關外親  
見諸酋爲之涕泣請命卽熊廷弼有流言其  
善兵賞囚包藏不測者此情理之所必無合

湖廣之縉紳無不以身家保之廷弼與化貞  
共罪同科殺廷弼則必殺化貞殺廷弼化貞  
則從前之失事者皆不可免自遼禍以來我  
之文武吏士隕于奴酋者多矣一旦而復使  
十數大吏駢首市曹以快逆虜之心亦

聖慈之所不忍也

臣

等尚期歲月間以

宗社之福

皇上之威靈殄滅醜類恢復舊疆當爲數臣乞殘  
生于湯網中如其不然則雖畢命園扉更復  
何辭而數臣亦可以無憾矣

臣

等聞之帝王

之道仁義並用然仁可過也義不可過唐  
徐有功有云失出人臣之小過奸人主之  
大德臣等惓惓以停緩爲請總之欲成

皇上好生之德如天之仁而已若其借此以市恩  
徼譽則神誅鬼責自無所逃臣等必不敢也  
伏望

聖慈曲垂鑒炤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還遵前旨行該衙門知  
道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日



再請停刑指

臣等昨以

朝審事仰瀆

天聽未蒙

聖允然亦

亮其愚昧曲

賜優容臣等惟有感激何敢再陳但細思之

皇上臨御方新

繁禱懋介

洪恩歲澤沛及萬方今

宮壺之中

朝廷之上

慶典相仍人情胥暢若乘此悅豫之時而弘開一  
面之網使太和元氣薰蒸於宇宙間未必非  
導祉迎休之一助也聞九卿諸臣亦且合疏  
上請故臣等敢再冒昧一言伏望

聖慈俯垂鑒照

待勅法司暫免今歲朝審使天下曉然知

曠蕩之恩出自

聖意臣等亦惟與中外臣民歡呼頌祝于無疆而

已舉瀆之罪統望

燕原

臣

等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回奏停刑揭

該文書官王進忠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朕今宮中有喜且誕有伊邇發億兆之祥  
但刑獄重犯甚多本當審決今歲各省直姑俱  
暫免行刑都着牢固監候慎防出人挾帶疎虞  
勿視泛常容縱其逆叛妖黨強賊所犯情真的  
罪在不赦宜應誅戮不得姑息卿等傳示該部  
遵行特諭欽此臣等莊誦  
明諭不勝欣忭竊念自

皇上御極以來

恩德廣被含生之倫無不頌戴惟此累囚雖犯不貸之罪而其求生望

仁之心尤爲迫切今以

宮壺之慶得蒙寬宥之恩

諭旨一傳其歡忻鼓舞于囹圄中者真不啻朽木之回春而白骨之再肉卽天地生育之德猶未足云喻普天率土孰不祝

聖壽千萬年

撫輿圖而昌祚胤殆與天而無極矣臣等謹

即傳示該部遵行原奉

諭札敬尊藏閣中護具回

奏以聞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留鄉都御史疏

奏爲臺臣人品自真科臣求多太過謹陳愚衷  
以質公論以聽

聖裁事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  
二臣已奉

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

厚遂併其人而誣訾之臣竊以爲過矣二科

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于明歲之考察恐

元標有所左右其祖卽允厚疏中亦已自言

之年來門戶釁與互爲勝負近當事者劑量

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每論  
及此未嘗不嘆息于前事之過當而以今此  
計與必力矯其失一切歸于公平卽元標議  
論亦是如此無奈人情多端過生猜忖必遂  
去元標而後快也元標在

皇祖朝直聲震于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爲忠  
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接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

清明盛舉臣素不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  
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負氣籠罩



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卽或者謂其居山已久  
于世局有所未諳宅衷太虛于人言有所易  
入然于元標之本色自無所損允厚所列率  
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郵典  
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貶  
何妨並存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心奈  
何更以爲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殺之  
何其甚也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爲瑞  
如渾金璞玉自足爲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  
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遂去元標則其他之

講學氣節如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  
爲不平紛爭又將不爲門戶之禍必與

國家相終始

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封疆之事哉而臣  
亦豈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來未  
有乃二科臣之疏屢奉

內傳頓更崇擬至謂宋室禍敗緣于講學誰爲此  
言以告

皇上臣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  
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爲學題

目構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立網陳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

成祖文皇帝復令儒臣采輯宋儒論學之書爲性  
理大全頒行學宮二百五十六年道德一風  
俗同一切裂防決網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  
爲皆繇于此

皇上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

祖宗一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  
多涕而少俞乃二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爲結黨則

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苟欲結黨何待  
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爲可議則臣又有忠  
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起  
官爲應天巡撫尅覈操切人皆不堪卒被擠  
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  
爲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爲  
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多者  
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  
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囂  
易起若不稍爲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

有非非二臣者紛紛排擊無有紀極昨且有  
偽作銓臣之疏欲毀書院者世情險怪一至  
于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  
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卽繼之矣去察典幾何  
時而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爲

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

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爲執政而諸賢連翩去  
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  
同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踴躍而不安者故敢  
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爲偏護則臣願與

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以爲是也

臣生

平不知講學惟是

臣

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鄒

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

臣

尤不敢統望

聖明俯垂鑒察

臣

不勝悚息塵瀆之至奉

聖旨大臣真品實學自能維扶世風言官意見參  
差不妨互相質證但不得參以岐念迹涉猜防  
卿虛衷持衡剖陳剖切足定國是以正人心鄒  
元標馮從吾已有旨諭留這所奏朕知道了該  
部知道

大啓二年十月初八日

乞休第十四疏

奏爲愚臣冒昧失言時艱佐理無效老病難支

懇

恩休致事項

臣

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冒進

一言蓋

臣

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

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爲真古

之遺直比

臣

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

吏部皆以直言去

臣

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

起元標罪

臣

卽

臣

亦自以爲生平第一歎事

幸遇

皇考

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有

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臣勸留而止

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

標一至此也童蒙辨臣疏謂無逐元標之心

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

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

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人品

未可以遽宓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同

而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



矣提學官之改

勅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為  
非

祖宗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背成憲失人心正  
爲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至以屢奉

內傳數語爲臣之險毒則臣不過據事直書同官

諸臣共聞共見未嘗添捏一語亦未敢過疑

童蒙之有他也童蒙欲臣主張目前使禍機

立息則如此一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禍

機而望臣息之哉然童蒙實未嘗攻臣臣亦

豈可爲童蒙求去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  
告窮茫無以應而黔滇危困至極其承役來  
此求救者日對臣涕泣臣亦爲之淚下無餉  
無兵無策可救各處撫按及科道官又連章  
累牘請免加派然終無可以免加派之策臣  
本老病之人爲此焦思苦念日夜眩暈每對  
同官言尸素如此何顏自立本意勉俟明春  
方敢決去今再三籌度萬不當留留亦無益  
伏望

聖慈哀憐免放仍

聖旨九卿科道悉心講求所以足餉足軍

救滇黔之策其他閒言閒語可以暫置音必

輩亦各安其位勿過猜疑臣雖歸死林間有

餘幸矣臣此言猶及童蒙甚愧其多且非體

以後再有辭說不敢應也臣不勝悚息祈懇

之至奉

聖旨卿以元老王持國是且憂心世道保護善類

自大臣事小臣臆窺之言何必介意封疆阡危

兵食單匱正賴卿延納策入告遠猷用副朕

軍國倚重至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十二日

續給事奏草卷之七

乞休第十五疏

奏爲老病月寒宿疾大作懇

恩放歸以全殘喘事臣頃感觸時事疏請休致伏

蒙

聖恩曲賜慰留臣亦欲勉挨殘冬俟至春明方敢  
再請無奈老年之人血氣虛弱一遇寒風侵  
入肌骨雙膝兩踝痛楚如割日夜呻吟不能  
合眼向時所苦痔瘍又復大作其大如拳其  
熱如火每一下血輒至數升齒髮盡落飲食

俱廢似此情景去死幾何安得不動首丘之思乞殘生于

君父哉若以臣有尺寸之長尚可自效則目前朝端之構爭風波復起廷臣望臣以調輯而不能也

秦藩之乞

思大興久闕禮臣望臣以力爭而臣不能也臣列之名碩相繼乞歸諸有識者望臣以挽留而臣不能也至于封疆大事安危所關更不能設一謀畫以佐緩急然則臣之在此將以何

用而

皇上亦安用

臣

爲哉頃朱童蒙有疏及

臣臣

已明

言不敢因此求去郭允厚雖極力駁臣臣亦  
以爲此報施之宜無足深怪惟是謂臣作記  
文以譏嘲鄒元標及元標被論臣遂欲取回  
原文則其視臣太淺而粧點亦太不情矣此  
更不足介意第因求去而漫及之伏望

皇上哀

臣

憐

臣

卽

賜放歸

臣

先後在給廨已十年亦曾少效微勞與

虛受國恩而去者似稍不同敢以此求

皇上之憫念

臣

卽死于道路死于家鄉皆瞑目矣

奉

聖旨今外患方殷內治亦未見修舉賴卿元老殫力贊襄卽頃論議繁多直折紛囂尤見定力覽奏知以憂時焦苦卿但堅持一意誼激匪躬當自爽健作學卽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十七日



乞休第十六疏

奏爲萬懇

天恩俯容休致事

臣之病苦真情控於

君父者已具前疏中今逢

慶典不敢再陳頃者扶携勉出拜

賀歸卽眩暈嘔吐不能支持日夜思惟綿力孱軀

當此時勢千不能爲萬不能爲卽昨科臣周

士樸所陳票擬之外錯以爲人所不能明者

當以片言明之人所不能斷者當以片言斷

之

皇上視

臣

有此識見力量否

臣

之甘與鄒元標同

去正自度其力之不能恐天下後世推諉於

存亡利害之故而委罪於

臣

如士樸之所處

而非止爲講學之一端也士樸或以

臣

言爲

元標左袒故發此論耳不然士樸與

臣

亦有

一面之識豈其不知

臣

之庸下而乃望以扶

危定傾之事業哉夫無宰相之才而冒宰相

之位固

臣

之所甚不安也無宰相之權而當

宰相之罪亦

臣

之所必欲逃也

臣

始者固與

尚書張問達相勸勵以爲討疆之事良未易

談惟是持虛平之心以挽朋比之習爲

國家銷此隱憂庶幾可爲今相與咨嗟併此亦不能矣臣在此一年所見大臣去國如劉一燦周嘉謨王紀孫慎行輩皆發自言路斷自上傳今鄒元標又將以此行矣此雖言者之善體聖心抑亦進退大臣之道當如是耶臣之辭疏同官諸臣必不肯擬放更望

聖慈哀憐傳諭票允使臣得從一燦等之後感戴天恩當更倍于諸臣不然臣非但不能扶危定傾且併與元標同去之言亦誕謾耳人將執此

罪臣臣復何辭以自解哉臣不勝冒昧懇切  
之至奉

聖旨昨朝班中見卿稱賀朕甚嘉悅謂當卽日進  
閣何乃又有此奏中外多事正大小臣工矢心  
盡職之日卿以元老率先百僚言官期望之殷  
卽朕倚任之重豈得謙讓引退還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卿宜仰體朕意卽出佐理慎勿再陳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謝 宣諭疏

奏為欽承

宣諭恭陳謝悃事該臣以老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昨朝班中見卿稱賀朕甚嘉悅謂當即日進

閣何乃又有此奏中外多事正大小臣工矢心

盡職之日卿以元老率先百僚言官期望之殷

卽朕倚任之重豈得謙讓引退還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卿宜仰體朕意卽出佐理慎勿再陳

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捧出到臣私寓

臣恭設香案力疾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受事年餘屢次陳乞非敢惜犬馬之  
軀自孤

恩遇祇因抱膏肓之病難効馳驅乃蒙  
溫諭屢頒鴻臣薦至苟有心胃能不慚愧惟苦情  
之難盡故屢疏之頻煩統賴

聖慈曲垂矜鑒謹先陳

謝尚俟別祈臣不勝感戴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且夕卽出以副延佇不  
必別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十七疏

奏爲再訴真病極苦下情仰祈

聖鑒事 臣惟人臣之位至首輔而極

國家待臣子之恩亦至首輔而盡在貪戀富貴者固必不肯去苟力能報稱者亦必不當去乃臣之哀鳴而無已者誠見其力之必不能爲不去必蒙誤國之罪而人又安排此罪以歸于臣不敢晏然坐受此凡有心胸者之所共亮也若臣之言病又皆實情實景與假托者不同臣自爲史官以晏起失朝其後但遇

朝期卽不能寐少年時尚不甚苦五十以後  
浸浸受累每當不寐卽舌燥唇焦腸熱如火  
頭痛如刺展轉床褥度夜如年七尺之軀精  
神幾許堪此煎熬徃在

綸扉與方從哲共事每爲道此今從哲猶能述  
之知臣非飾辭也然彼時臣猶早起則不寐

不則安寢至己未年冬不知何故連三四月  
晝夜不得合眼昏憤欲絕家人已爲治後事  
徵天之幸至庚申春少愈然猶時作時止終  
爲患苦臣之鄉人無不知之行人臣呂竒策



奉

命召臣即告訴此病非今日始言也惟時臣絕

無出山之念後聞遠陽陷沒心甚不安終日

焦煩臣之孫勸臣謂既如此不安何不勉強

一行今

聖主在上事尚可爲萬一此病得愈亦可自效不

然乞歸未晚也臣心以爲然遂力疾北來受

事年餘雖竭盡愚衷終無補于國事之分毫

而臣病又日增矣加以痔瘍大發每一下墜

糞血迸流不堪污穢浣濯揉摩日常數次如

此濁軀豈可以近

齋座奉

至尊又癘墜之時輒前後閉塞有如病痢每當

朝講侍立稍久卽不能支

臣若以臣爲誑則使人驗之如其不實卽坐以

說謊之罪亦不敢辭且臣年老氣衰牙齒脫

落僅存二三又皆搖動一觸卽痛不可忍遂

廢飯而進粥今併粥亦不能食雖強吞少許

亦糊塗入口而已昔人謂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臣今求爲飲食之人亦不可得况其他哉

白

明興以來閣臣無獨任者間有獨任亦不過歲月  
乃臣事

皇祖八年隻身受事百責交叢一生精力耗盡于  
此臣之乞歸

皇祖苦欲留臣終亦體臣下情予以生路今日之  
尚存殘喘以望見

天顏皆

皇祖賜也微獨

皇祖卽

皇考在東宮亦憫臣之苦臣歸之日聞對近侍嘆

息若

鑒其有尺寸之誠效者茲事

皇上又歲餘矣以臣憑藉十載之微勞而乞此垂

亡之朽骨於願非奢以

皇上眷念

三朝之舊隸而待以不死之新恩於禮已盡是亦

聖世之光而老臣終始之幸也頃

皇上責大小臣工以潔已求去臣愚竊以爲臣工

之患不在求去今之紛紛多事正爲去留如

人人肯去

朝端豈不帖然安靜况

臣

之此官尤不忠無人做

亦何必苦

臣

爲哉

臣

言盡矣苦矣萬望

聖慈詳覽而矜允焉

臣

不勝冒昧悚息籲祈之至

奉

聖旨覽奏知卿以積勞多所患苦朕用惻然動念  
但今中外多事卿旣以感憤時艱力疾赴召自  
能不替初忱共圖匡濟軍國事重端賴主持微  
苦善攝當不爲礙佇望勉力卽出以副眷倚之  
殷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救文修撰鄭庶常疏

奏爲

聖節屆期義當勉出併陳愚悃恭候

聖裁事

臣

以老病乞歸情辭懇切已具前疏未蒙

矜允今

聖節在邇萬方臣子奔走稱

賀

臣

爲首臣豈敢安卧私寓當於一二日內扶

携勉出恭候

流虹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一切閣務非病

臣所

能料理賴有同官諸臣協衷共濟

臣

亦延挨

少時再行陳乞今未敢瀆其他政事臣亦不敢言惟是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鄞以上疏  
獨作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臣與同官日昧揭救尚未知足動

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恐益滋煩貼之罪然敢  
耿下衷終不能已竊觀震孟所言

講學勤政此皆

皇上所極留心其所以下

聖怒只在朝儀一節此乃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目今日震孟書生也但見



史斷所載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面議政事  
臣下有所獻納無不面奏仰在

二相時亦是如此今百官奏事皆是常套堂陛之  
分雖存

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欵欵之愚而欲效之此書  
生泥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

講筵之啓沃在

聖學固已日新而章句之敷陳于

宸聰終未盡徹臣等私心亦尚歛然不敢以震孟  
之說爲盡迂也若其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

代盛時危亡禍亂等語皆未嘗諱漢文帝賢  
主買生至痛哭流涕長太息文帝亦恬然受  
之不以為過千古傳誦以為盛事

皇上方為堯為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于震孟  
終不可解哉若鄭鄂所言蓋因震孟疏

留中為之申請且鑒于向時

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好名則有之非  
敢黨護于震孟也

國朝科第重詞臣尤重四甲尤莫重于四甲之  
第一人

天下臨軒而親擢百僚屬日而聳觀至鉅典也今

歲序

龍飛第一科關係更重震孟風負時名

皇上首擢于多士之中臚傳之日舉朝相慶以爲  
得人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  
罹謫逐非但無以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于盛典亦大不光矣人情遇小  
小知己卽思報答苟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  
愛護而保全之震孟受

皇上千戴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戴倘有一毫欺謾

之心卽非人類

皇上旣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曾未數月而遽  
摧折之亦豈

聖心之所安乎且今歲館選臣等仰體

皇上德意矢公矢慎杜絕夤緣一時儲養濟濟彬  
彬鄭鄂亦二吳之名士也今與震孟同去殊  
爲可惜竊窺

聖心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  
成就其才耳然臣觀

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先皆

以狀元坐此謫官臣臣爲第一而惜當官臣之被謫臣名得矣而使臣日復以措二臣者惜臣虞孟等得無爲

聖德之累乎況于悠悠人情猜疑多端又將謂臣皇上之罪虞孟等不在于朝儀之一節也臣草此疏畢見臣等公揭已奉

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瀆然臣老臣也苟心在欲盡默而不言卽爲負

皇上負

國家負

皇祖

皇考卽生人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  
愚如此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寬宥則

聖度與天地同寬而

令名並堯舜無斁矣奉

聖旨覽卿奏進閣朕心甚慰知道了制科

累朝所重朕方作養人才豈忍摧折但書生不知  
忠諱文震孟鄭鄤遵前旨行卿還仰體朕意不

得再來申請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辨徐御史我總督疏

奏爲救忠宜急愚昧失言敬因臺臣之言直陳  
始末以明心跡事臣於十二日以痔瘡不能  
入直不知御史徐卿伯有本爲川貴總督事  
指及閣臣今日

慶賀禮畢於朝班中復譚及此事乃知卿伯之有  
言也卿伯雖泛言閣臣而其實言自臣發與  
同官無預不得不直陳之臣註籍日久閣事  
毫不預聞至此月初三日乃入

朝聞有更換總督之議臣問吏部尚書臣張問



達議已定否問達曰未定

臣

曰當以何人換

之問達曰欲用四川巡撫朱燾元

臣

曰燾元

料理蜀事已有成效今奢酋耽耽思欲再逞

燾元去蜀將誰爲蜀保障者且黔事至急不

容少緩燾元一身又救黔又救蜀恐黔未必

能救而蜀已受禍矣今我續已調毛六副秦

明屏兵以黔爲事一聞此議盡皆歛手如代

者旦夕木卽到而黔之危旦夕已不支矣欲

換我續必須擇其勝我續者而又須旦夕可

以卽代我續者庶不誤事此乃西南安危存

亡呼吸之關不可不慎大司馬新到素有猷略常與商之臣之言不遇如此同官與九卿諸臣共見共聞有何密授有何密權有何體面之可循有何兵機之可見戲卿伯何所聞而作此說耶况當日所言乃換總督耳並未言及于總督之不當設問達亦何所聞而以此告卿伯耶臣為執政軍國之事皆得與聞若中有所見便當昌言上可以告

君父下可以告廷臣何必用密何必造膝附耳臣續于臣絕無私交其入蜀之遲滯臣曾屢擬

旨責之且移書促之耿耿私憂固未嘗一日忘也若如卿伯所云則是臣非但不欲救黔且欲禍黔矣世間有如此狂悖喪心之人乎臣書生也委不知軍旅但私心以爲封疆之事竟當委任封疆之臣若旁觀之議論與從中之牽掣終是債事

皇上試觀自有東事以來公車之牘填委如山曾有一確然不易之策斷在可行行之而必有效者乎

明旨但許諾臣條陳疆事而不許其言及內中措

臣則亦既奉行矣臣以爲言及內中不遇性  
聖心耳其得失猶無甚礙若言艱事一不當反足  
以制臣之肘而灰任事之心其利害殆不  
細也此真以兵機爲兒戲耳臣願諸臣之母  
輕言也今西南所苦在無兵左在無餉黔人  
蜀人滇人計出無聊惟望臣代爲請帑臣亦  
諄諄言之而

皇上不聽也以爲臣之微誠不能動

天則誠有罪矣豈遂置數省于度外乎諸臣方責

臣以擔當臣畧伸其愚已蒙彈射至恐

皇上移予奪之威福吏部失用人之職掌其猜臣  
防臣如此其甚也然則臣之所擔當者果何  
事乎以今閣臣之權可謂至輕用舍進退毫  
小預聞矣乃併此一事亦不容言乎又代爲  
鈐臣過計之若是乎臣老病顛連日者已哀  
鳴乞歸徒以

聖節在邇強顏復出然自知快口直腸頃所疏列  
多忤時論自今以後斷不敢開口談天下事  
矣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作速將總督議擬其乘我積弊未

得代仍須留心料理庶事毋遽以人言藉口  
卸擔是亦臣之所以爲點計也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軍國大計正須集思替決卽私  
寓亦宜預聞况川費見設有總督官朝會公詢  
更置以求妥當何言授意不設近來言官論列  
公私爭持薦劾抵牾以致題覆遲回侵撓用人  
職掌正不獨此一事且自該省用兵朕已屢經  
發帑何得復責望於卿小臣猜疑妄言不必介  
意自明其議擬總督併張我續料理應援俱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十七日

厚安後漢史疏

奏書人言由至心服認罪事臣以御史徐卿伯

疏言川貴總督事歸罪閣臣臣恐爲同官累

又卿伯必欲臣言總督不當設之故臣不得

不直述其事情初不知言官之言不容人辯

也乃卿伯又有疏視前更甚臣若再與辯折

愈獲戾矣惟念生平無違心之言至于有是

言而抵賴則市井無賴之所爲臣雖不肖必

不至此前疏所云言言真實若有一言虛妄

尚書臣張問達豈不笑臣天地鬼神既聞臣



言矣豈不誅

臣乎

臣所自愧者有惓惓救黔

之心而反見疑于黔人又見疑于黔人之頗

相識者則其見識之迂疎與其生平行已立

身之不足取信大較可見又安敢不自責自

咎而反置半喙耶卿伯言

臣

授意鬪權以兵

事爲兒戲反覆發明而總之不過曰據理直

斷有理有斷

臣

安得不服惟云總督不當設

則張我續見在總督者也當裁革矣何又云

臣

欲留之耶斷之以理通乎否乎卿伯既與

臣

小有所瓜葛矣何不見

臣

一詢其虛實而後

形之彈章亦未晚乎夫主司取士萍水相逢  
有何情分反而操戈自是尋常世態故臣疏  
中不敢一字談及而卿伯乃引在二之義以  
自愧過于厚矣然臣既授意矣漸權矣以其  
事爲兒戲矣甚且扼虎豹之關移

皇上予奪之威福奪吏部用人之職掌如此之人  
決不可一日容于

朝端以禍

國家乃又責其擔當東西之事不得弛擔何卿  
伯之爲

國謀不忠而言之自相謬戾一至此乎此臣之  
所未解也臣若遽以卿伯之言求去則近于  
淺衷但自今東西之事悉聽該部主張臣不  
敢發一言至臣疏中所云旁觀之議論從中  
之牽掣則是臣平日意見泛言邊事皆是如  
此不為卿伯發也卿伯即駁臣臣終不受要  
之臣為輔臣而數與言官相抵牾亦當知所  
以自處矣臣言止矣臣不勝慚愧瑣瀆之至  
奉

望旨卿贊襄密勿小臣臆靖正不必與辯但事關

緊要不得不一申剖覽奏愈以明悉朕知道了  
邊疆多事選賴卿主持大計以副倚任該部知  
道

天啓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救御史蔣允儀搆

蒙

發下御史蔣允儀回話本文書宮李樞口傳

聖諭責其含糊不明擬

旨重處臣等細觀本內于丁巳察典部院科道主

察佐察之人皆已臚列明白卽邊疆誤事之

因夷狄橫肆之禍亦已備言無所含糊臣等

卽欲擬

旨詰責亦無可措辭

皇上之責怒允儀

聖意或別有在而非臣等之所能窺也今

聖節長至慶典駢臻

皇上之祉福方新中外臣民皆蒙餘休而沾慶澤  
萬國冠裳畢集于此以觀

朝廷之舉動而乃以無甚干係之言處一御史其  
何以增吉典之光而聳中外之觀聽哉故臣

等敢祈

聖度優容擬行奪俸以聽

聖裁蓋揆之事體只宜如此非但曲護允儀也

等屢奉

傳諭屢有申救自知煩瀆之罪不下於允儀乃默  
而不言於心終是不安伏望

聖慈曲垂矧察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回奏起用言官揭

適文書官金良輔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前屢次降旨科道各官但因各輩輒行恣肆報復淆亂國是欺藐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量加薄懲示警况今朕壽冬二節并宮中大喜特將前降詞劄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俱各准復原官都著恪共乃職不許似前妄生猜疑逞臆玩愒如有後蹈前轍的定行加擬重究不宥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欽此



臣等再三莊誦不勝欣慰不勝頌服竊念刻重慶等諸臣或因言事或因過失偶罹譴責自當引咎省躬在廷諸臣雖頻章申救亦以煩瀆

天聽爲懼不謂

聖度如天

雷霆之威方震

雨露之澤隨敷乘

慶典而沛

德音一時五臣並復原職此母論轉圜止輦之盛

事所不足言卽二帝三王納諫用人之芳規亦不得專美矣傳之天下書之史冊其騰耀聲而光聖德當何如哉有

君如此誰不愛戴于以削平亂逆奠安疆宇亦何難也容臣等卽傳示該部遵行所奉

聖諭謹將藏閣中乃區區愚衷有無已之請者則以降諭各官尚有賈繼春江秉謙侯震陽滿朝薦文震孟鄭鄭等數人其事體同其望恩于

皇上亦同備蒙一視之仁並下賜環之命此尤中

外所嚶嚶而想望者如

聖意未卽慨允則元旦之令節將新

宮中之喜慶相繼亦不妨少須臣等敢冒昧而  
豫請之統望

聖慈俯垂鑒矧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爲川貴雲南請暫令揭

臣等看得戶部及廷臣會議兵餉本其苦心設處業已無餘法矣不得已而請及

內帑以佐之臣等知內帑無多

聖意未必慨允但今日川貴雲南危困已極而貴州之勢更難支持此時卽有兵有餉尚不可保况欲以枵腹之兵救此燃眉之急必無幸矣此三省地方係西南半壁有一處敗則兩處皆危而鄰近各省如湖廣廣西且並受其禍其關係利害存亡甚不細也

皇上何吝此數十萬金而不以救此數千里之封疆乎日者各處撫臣請餉之疏皆嘔心瀝血其差來各役日向臣等涕泣臣等無辭以對今該部所措處百五十萬金猶是望梅畫餅難濟旦夕若

內帑又復堅鍵則此三省之危終無救法而臣等與廷臣皆莫知所以爲計矣事下

宗社故臣等不得不苦口一言煩聒之罪自無所逃伏望

聖明炤察施行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添閣臣揭

為添補閣臣事 臣等竊惟今之閣臣其宰相  
之權而人加以宰相之責故其任怨難當太  
平無事時猶可因循奉職今疆隅多警兵革  
倥偬 臣等二三書生不閑軍旅雖折衝禦侮  
固有專屬而帷幄謀議之地亦必得宏才奇  
抱之英相與籌畫度幾有濟况 臣向高老病  
衰頹力難奔走臣承宗視師山海未返輪扉  
若今日不豫闢登庸之路恐他日又不免單  
匱之憂故頃者科道諸臣連章懇請責 臣等

以同升之誼非無見也昔

文皇帝初設閣臣卽有七人我

皇上登極之歲列名者九良以政本重地不堪其  
多非如他曹之各營一職官有定員者比耳

伏望

聖明念時事之多艱恤臣等之困苦

勅下吏部從公推舉堪任數員列名上

請簡用一二員同臣等辦事庶輔理得人勸勦有

損而臣等亦得免于濼贖之罪矣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誠爲國朕悉鑒知况今

四方多事之時止賴卿等勛籌盡直闕非乏  
卿等屢請枚卜開員著吏部公同九卿科道會  
推將見任并在籍素有才望老成幹濟的推五  
六員來俟朕簡用吏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救夏御史揭

蒙

發御史夏之令本該文書官王敏政等

傳諭深責其非所宜言者革職爲民仍令九卿科

道會議臣等竊惟毛文龍在海外挺身奮勇擒

獲修養真等不爲無功然兵力單弱接濟甚

難朝鮮之情形又不可知昨登萊巡撫袁可

立有疏甚言糧餉之無處海道之艱危五千

淮兵之渡海者率飄泊于各島未有一到而

文龍有疏亦云必得兵四萬而後可以有爲

臣等度今日之財力必不能辦此然則三方  
布置之說竟未易行之令之貶抑文龍雖爲  
太過而其深憂遠慮商度于進止之宜緩急  
之數亦不可謂無見也乃以爲與吳牲沈應  
時會同辱國泄事于外不亦過乎賀世賢濟  
陽之敗竟無消息故人謂其降奴乃至今奴  
中不聞有世賢其人傳者多謂世賢實係戰  
死俟有的信尚當褒卹乃以爲與之令交通  
不愈枉乎之令巡視中城拏獲奸細方奉  
旨留用近又按捕奸徒多人下部嚴訊

臣轍之上方賴以肅清而忽以一言之失遽至  
削●相人將疑此等巨奸有通神之力量能去一  
御史如發蒙振落以後雖有漫天奸惡亦不  
敢問此其十係甚不細也臣等毫無私干之  
令再三籌度其事情只是如此萬不可過有  
處分至兵機進止自有該部職掌若九卿科  
道會議徒致紛紜昨于兵部覆會陳易疏已  
奉

上傳擬

旨不允矣之令疏臣等謹斟酌擬上而附陳愚衷

如此

國家大事必求妥當不敢不言伏望

聖慈俯垂昭察

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添點閣臣揭

頃蒙

皇上特允臣等之請會推閣臣伏蒙

點用四臣大出望外臣已遵

命擬上何敢復言但出閣後聞人言籍籍皆謂從

來大臣

點用皆照名次卽臣等叨濫亦以列名在前舊歲

都御史之不用鄒元標工部尚書之不用孫

瑋皆爭論紛紜有許多疑村况在閣臣尤人

所觀望與他官不同而首推之孫慎行盛以

弘不蒙

點用揆之人情政體殊爲未妥雖已

點四臣皆一時之選而此二臣之不用人終求之  
而不得其故展轉揣摩何所不至在慎行或  
以禮曹條議有所觸忤而以弘日侍講讀居  
官清慎

聖心素鑒輿望咸歸亦何爲而併置之乎人言如  
此臣等竊恐一番盛事反滋多口故不敢不  
聞于

皇上伏望

聖明再加詳察于孫慎行盛以弘二臣內  
點一員庶于舊章不至盡失而煩言亦可省矣不  
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前請枚上閣臣朕已點  
用多員今既言名次何必請點且孫慎行前因  
輒辭紅丸論劾舊輔非公自慚告歸有何觸忤  
遽難簡用盛以弘職在講帷但語言弗爽難以  
佐理俟另行擢用况予奪出自朕衷推舉豈可  
盡點外廷有何疑猜卿等不必預畏還遵前旨  
行如有市恩賣券的重治不宥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八日

再請添點閣臣揭

昨等以

點用閣臣冒昧上

請未蒙

發卜今

點用者已發臣等何宜再言但此事體甚有關係而外間人情深以孫慎行盛以弘之不用爲疑蓋此二臣皆曾經三次推舉其爲與望之所歸可知前推二次以資俸尚淺故列名稱後未及



點用今次首推矣而復不用人安得不疑從來詞  
臣未有三推閣臣而不用其推閣臣亦未有  
首兩名俱不用此毋論外間疑議卽臣等亦  
求之而不得其故也疑議既多則煩言必起  
一番盛典反致紛紜故臣等不得不再申一  
言伏望

聖裁再允用一員將臣等此揭

發下擬

上廢於事體妥便而羣疑亦釋矣臣等斷不敢有  
一毫私意以欺

皇上也奉

聖旨前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九日

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重政幾事

臣

以庸劣之才備員秘館遭

遇

三朝再陪政地先後十載尺寸靡聞頃當封疆多  
事之秋正是感恩圖報之日顧謏謀短淺既

無補于安攘而議論煩多又終難于調輯

講筵旅進旅退啓沃未聞言路若塞若通挽回何  
取名爲輔弼深愧叨塵力乏擔當屢經指摘  
兼以十旬九病每求去而未能要之身老計

窮縱勉留而無益徂歲秋冬之間已決歸志  
第念聖節元旦皆在目前未敢堅請今拜舞  
已畢正欲具疏再陳而六年計典又復屆期  
臣爲百僚之首尸位瘞官孰過于臣若輩願  
忝切黜幽之謂何而何以服有位之心哉伏  
望

皇上察臣奉職無狀憐臣老病情真卽賜  
聖裁放歸田里庶政本無倖位之流而微臣遂首  
丘之願其爲公私利便非小補矣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忠清端亮後先秉政茂著績勞

朕方勵精思治賴卿表率百僚以佐新政覽奏  
具見謙抑其尚摠猷贊襄用副眷倚不允所辭  
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初八日

辭 玉牒加恩疏

奏爲承 恩莫稱揣分難堪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准吏部咨以玉牒告成伏蒙

聖恩加 中極殿大學士歷一子尚寶司丞仍給

與應得誥命臣捧誦

溫綸仰見我

皇上篤念天潢優禮輔臣至意不勝感愧竊惟玉

牒纂修起于萬曆三十八年乃臣直閣時所

題請去今已十四年而臣重入綸扉樂觀成

事徽被

鴻恩可稱厚幸第事止于稽查原無繁雜之務力  
勤乎胥史徒存提調之名加以歲月悠悠虛  
糜廩餼後先碌碌莫補分毫頃蒙銀幣之錫  
已爲過隆况于中極穹階符丞華廕

寵加累世

恩重踰涯而敢覲然受之以取冒濫之愆乎臣自  
揣分義出難祇承故敢澁誠控辭毫無僨飾  
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卽垂矜允使臣心得以少安其爲  
感戴尤倍尋常矣奉

聖旨卿以元揆輔政茂著猷勞玉璫卿前題修今  
復完此大典加恩首及川示眷酬卿宜祇承以  
副朕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五日



爲陳吳二翰林請加官揭

該御史方大任奏薦原任翰林院編修吳應賓學行應加銜致仕奉

旨聽閣議臣等看得吳應賓夙負才名擢居翰苑隨因日青家居日以譚道著書爲事其所論撰多足以發明聖學感動人心而操履端嚴家庭孝友尤爲鄉人所推服臺臣與同里聞見必真惜其身嬰廢疾效用無從若量加職銜以示風勸亦憐才恤困之盛典也臣等又查得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

院事陳懿典立身行誼著作文章皆與應賓  
同而日疾亦不幸相類其在詞林效勞更久  
臣等心甚惜之而不敢爲請今因臺臣之言  
敢併爲議及合無將陳懿典量加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應賓量加左春  
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俱予致仕日後病  
痊不妨敘用庶

聖朝曠蕩之恩不遺於枯朽而二臣淪廢之後復  
慶乎遭逢增詞臣之光生山林之色其於世  
道亦未必無小補矣伏望

聖明裁定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續繪扉奏草卷之七終